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姜尚伐商 第七回 費仲計廢姜皇后

姜皇后乘輦，兩邊排列宮人，紅燈閃灼，簇擁前至壽仙宮。侍駕官啟奏：「姜娘娘已到宮門候旨。」

紂王更深帶酒，醉眼睜斜：「蘇美人，你當去接梓童。」

妲己領旨出宮迎接，蘇氏見皇后行禮。皇后賜以平身，妲己引導姜皇后至殿前，行禮畢。

紂王曰：「命左右設坐，請梓童坐。」

姜皇后謝恩，坐於右首。妲己乃美人，坐不得，侍立一旁。

紂王與正宮把盞，王曰：「梓童今到壽仙宮，乃朕喜幸。」命妲己：「美人著宮娥絲絢輕敲檀板，美人自歌舞一回，與梓童賞玩。」

其時妲己歌舞起來，但見霓裳擺動，繡帶飄揚，輕輕裙襖不沾塵，嫵媚腰肢風折柳。其歌喉嘹亮，猶如月裏奏仙音，又如瓊瑤玉宇神仙降，不亞嫦娥下世間。

妲己腰肢嫵娜，歌韻輕柔，好似輕雲嶺上搖風，嫩柳池塘拂水。兩邊侍兒喝采，跪下齊稱「萬歲！」姜皇后正眼也不看，但以眼觀鼻，鼻叩於心。

忽然紂王看見姜后如此，帶笑問曰：「御妻，光陰瞬息，歲月如流，景致無多，正宜當此取樂。如妲己之歌舞，乃天上奇觀，人間少有的。御妻何無喜悅之色，正顏不觀，何也？」

姜皇后就此出席，跪而奏曰：「如妲己歌舞，豈是稀奇而已？」

紂王曰：「此樂實乃人間奇寶也。」

姜后曰：「妾聞人君有道，賤貨而貴德，去讒而遠色，此人君自省之寶也。若所謂天有寶，日月星辰；地有寶，五穀園林；國有寶，忠臣良將；家有寶，孝子賢孫。此四者，乃天地國家所有之寶也。如陛下荒淫酒色，徵歌逐技，窮奢極欲，聽讒信佞，殘殺忠良，惟以婦言是用。以此為寶，乃傾家喪國之寶也。」

姜皇后奏罷，辭謝畢，上輦遠宮。

且言紂王已是酒醉，聽姜后一番言語，十分怒色：「這賤人不識抬舉！朕著美人歌舞一回，與他取樂玩賞，反被他言三語四，許多說話。若不是正宮，用金瓜擊死，方消我恨也！」

此時三更已盡，紂王酒已醒了。叫：「美人，方纔朕躬著惱，再舞一回，與朕解悶。」

妲己跪下奏曰：「妾身從今不敢歌舞。」

王曰：「為何？」

妲己曰：「姜皇后深責妾身，此歌舞乃傾家喪國之物。妾身蒙聖恩寵眷，倘娘娘傳出宮闈，道賤妾蠢惑聖聰，引誘天子，不行仁政，使外庭諸臣持此督責，妾雖拔髮，不足償其罪矣。」言罷淚下如雨。

紂王聽罷，大怒曰：「美人只管侍朕，明日便廢了賤人，立你為皇后。朕自做主，美人勿憂。」

妲己謝恩，復傳奏樂飲酒，不分晝夜。

一日，朔望之辰。姜皇后在中宮，各宮嬪妃朝賀皇后。西宮黃貴妃，乃黃飛虎之妹，馨慶宮楊貴妃俱在正宮。

又見宮人來報：「壽仙宮蘇妲己候旨。」

皇后傳：「宣！」妲己進宮，見姜皇后昇寶座，黃貴妃在左，楊貴妃在右，妲己進宮朝拜已畢。姜皇后特賜美人平身，妲己侍立一旁。

二貴妃問曰：「這就是蘇美人？」

姜后曰：「正是。」因對蘇氏責曰：「天子在壽仙宮，無分晝夜，宣淫作樂，不理朝政，法紀混淆。你壞成湯之大典，國家之安危，如不悛改，定以中宮之法處之！且退！」

妲己忍氣吞聲，拜謝出宮，滿面羞愧，悶悶回宮。時有絲絢接住妲己，口稱「娘娘」。妲己進宮，坐在繡墩之上，長吁一聲。

絲絢曰：「娘娘今日朝正宮而回，為何短歎長吁？」

妲己切齒曰：「我乃天子之寵妃，姜后自恃元配，對黃、楊二貴妃恥辱我不堪，此恨如何不報！」

絲絢曰：「主公前日親許娘娘為正宮，何愁不能報復？」

妲己曰：「雖許，但姜后現在，如何做得？必得一奇計，害了姜后，方得妥貼；不然，百官也不服，依舊諫諍而不寧，怎得安然？」

絲絢對曰：「我等俱係女流，有甚深謀遠慮。依奴婢之意，不若召一外臣，計議方妥。」

妲己沉吟半晌曰：「外官如何召得進來。況且耳目甚眾，又非心腹之人，如何使得！」

絲絢曰：「明日天子幸御花園，娘娘暗傳懿旨，宣召中諫大夫費仲到宮。待奴婢交付他，若去了姜皇后，許他官居顯任，爵祿加增。他素有才名，自當用心，萬無一失。」

妲己曰：「此計雖妙，恐彼不肯，奈何？」

絲絢曰：「此人亦係主公寵臣，言聽計從。況娘娘進宮，也是他舉薦。」

那日紂王幸御花園，絲絢暗傳懿旨，把費仲宣至壽仙宮。

費仲在宮門外，只見絲絢出宮問曰：「費大夫，娘娘有密旨一封，你拿出去自拆，觀其機密，不可漏泄。若事成之後，蘇娘娘決不負大夫。宜速，不宜遲。」絲絢道罷，進宮去了。

費仲接書，急出午門，到於本宅，至密室開拆觀看，知乃妲己教之設謀，以害姜皇后。

看罷，沉思憂懼：「姜皇后乃主上元配，他的父親乃東伯侯姜桓楚，鎮於東魯，雄兵百萬，麾下大將千員，怎的惹得他！若有差訛，其害非小。若遲疑不行，他又是天子寵妃。那日他若讎恨，或枕邊密語，或酒後讒言，吾死無葬身之地矣！」

心下躊躇，坐臥不安，如芒刺背。沉思終日，併無一籌可展，半策可施。廳前走到廳後，神魂顛倒，如醉如痴。坐在廳上，正納悶間。只見一人，身長丈四，膀闊三停，壯而且勇，走將過去。

費仲問曰：「是什麼人？」

那人忙向前叩頭，曰：「小的是姜環。」

費仲聞說，便問：「你在我府中幾年了？」

姜環曰：「小的來時，離東魯到老爺臺下五年了。蒙老爺一向抬舉，恩德如山，無門可報。適纔不知爺爺悶坐，有失回避，望老爺恕罪。」

費仲計上心來，便叫：「你且起來，我有事用你。如肯用心去做，富貴亦自不小。」

姜環曰：「若老爺分付，安敢不努力前去？況小的受老爺知遇之恩，便使不的赴湯蹈火，萬死不辭。」

費仲大喜，曰：「我終日沉思，無計可施，誰知卻在你身上！若事成之後，不失金帶垂腰，其福應自不淺。」

姜環曰：「小的怎敢望此。求老爺分付，小人領命。」

費仲附姜環耳上：「……這般這般，如此如此，若此計成，你我有無窮富貴。切莫漏泄，其禍非同小可！」

姜環點頭，領計去了。

一日，紂王在壽仙宮閒居無事，姐已啟奏曰：「陛下願戀妾身，旬日未登金殿，望陛下明日臨朝，不失文武仰望。」

王曰：「美人所言，真是難得！雖古之賢妃聖后，豈是過哉。明日臨朝，裁決機務，庶不失賢妃美意。」

次日，天子設朝，但見左右奉御保駕，出壽仙宮。鑾輿過龍德殿，至分宮樓，紅燈簇簇，香氣氤氳。正行之間，分宮樓門角旁一人，身高丈四，頭帶扎巾，手執寶劍，行如虎狼。

該人大喝一聲，言曰：「昏君無道，荒淫酒色，吾奉主母之命，刺殺昏君，庶成湯天下不失與他人，可保吾主為君也！」說時一劍劈來。

尚未近前，已被眾官所獲，纏纏索綁，拿近前來，跪在地下。紂王驚而且怒，駕至大殿陞座，文武朝賀畢，百官不知其故。

王曰：「宣武成王黃飛虎、亞相比干。」

二臣隨出班拜伏稱「臣」。

紂王曰：「二卿，今日陞殿，異事非常。」

比干曰：「有何異事？」

王曰：「分宮樓有一刺客，執劍刺朕，不知何人所使？」

黃飛虎聽言大驚，忙問曰：「昨日是那一員官宿殿？」內有一人，官拜總兵，姓魯名雄，出班拜伏：「是臣宿殿，並無奸細。此人莫非五更隨百官混入分宮樓內，故有此異變！」

黃飛虎分付：「把刺客推來！」眾官將刺客拖到滴水之前。

天子傳旨：「眾卿，誰與朕勘問明白回旨？」

班中閃出一人進禮稱：「臣費仲不才，勘明回旨。」

費仲拘出刺客，在午門外勘問，不用加刑，已是招成謀逆。

費仲進大殿，見天子，俯伏回旨。百官不知原是設成計謀，靜聽回奏。

王曰：「勘明何說？」

費仲奏曰：「臣不敢奏聞。」

王曰：「卿既勘問明白，為何不奏？」

費仲曰：「赦臣罪，方可回旨。」

王曰：「赦卿無罪。」

費仲奏：「刺客姓姜名環，乃東伯侯姜桓楚家將，奉中宮姜皇后懿旨，行刺陛下，意在侵奪天位，與姜桓楚而為天子。幸宗社有靈，皇天后土庇佑，陛下洪福齊天，逆謀敗露，隨即就擒。請陛下下九卿文武，議貴議戚，定奪。」

紂王聽奏，拍案大怒曰：「姜后乃朕元配，輒敢無禮，謀逆不道，還有甚麼議貴議戚？況宮弊難除，禍潛內禁，肘腋難以隄防，速著西宮黃貴妃勘問回旨！」紂王怒發如雷，駕回壽仙宮。

且言諸大臣紛紛議論，難辨假真。內有上大夫楊任對武成王曰：「姜皇后貞靜淑德，慈祥仁愛，治內有法。據下官所論，其中定有委曲不明之說，宮內定有私通。列位殿下，眾位大夫，不可退朝，且聽西宮黃娘娘消息，方存定論。」百官俱在九間殿未散。

話言奉御宮承旨至中宮，姜皇后接旨，跪聽宣讀。

奉御官宣讀曰：「敕曰：皇后位正中宮，德配坤元，貴敵天子。不思日夜兢惕，敬修厥德，毋忝姆懿，克諧內助。乃敢肆行大逆，養養武士姜環，於分宮樓前行刺。彝倫有乖，三綱盡絕。著奉御官拿送西宮，從重擬罪，毋得徇情故縱。特敕。」

姜皇后聽罷，放聲大哭道：「冤哉！冤哉！是那一箇奸賊生事，做害我這箇不赦的罪名！今皇上不察來歷，將我拿送西宮，存亡未保！」

姜后悲悲泣泣，淚下沾襟。奉御官同姜後來至西宮，黃貴妃將旨意放在上首，尊其國法。

姜皇后跪而言曰：「我姜氏素秉忠良，皇天后土，可鑒我心。今不幸遭人陷害，望乞賢妃鑑我平日所為，替奴作主，雪此冤枉！」

黃貴妃曰：「聖旨道你命姜環弑君，獻國與東伯侯姜桓楚，纂成湯之天下。事干重大，逆禮亂倫，失夫妻之大義，絕元配之恩情。若論情真，當夷九族！」

姜后曰：「賢妃在上，我姜氏乃姜桓楚之女。況我生子殷郊，已正東宮，聖上萬歲後，我子承嗣大位；身為太后，未聞父為天子，而能令女配享太廟者也。望賢妃詳察，雪此奇冤，並無此事。懇乞回旨，轉達愚衷，此恩非淺！」

話言未了，聖旨來催。黃貴妃乘輦至壽仙宮候旨，紂王宣黃貴妃進宮，朝賀畢。

紂王曰：「那賤人招了不曾？」

黃貴妃奏曰：「奉旨嚴問姜后，並無半點之私，實有貞靜賢能之德。后乃元配，侍君多年，蒙陛下恩寵，生殿下已正位東宮。陛下萬歲後，彼身為太后，有何不足，尚敢欺心，造此滅族之禍！況姜桓楚官居東伯，位至皇親，諸侯朝稱千歲，乃人臣之極品，乃敢使人行刺，必無是理。」

紂王聽罷，自思曰：「黃貴妃之言甚是明白，果無此事，必有委曲。」

正在遲疑未決之際，只見姐已在旁微微冷笑。

紂王見姐已微笑，問曰：「美人微笑不言，何也？」

姐已對曰：「黃娘娘被姜后惑了，從來做事的人，好的自己播揚，惡的推於別人。況謀逆不道，重大事情，他如何輕便認。且姜環是他父親所用之人，既供有主使，如何賴得過。且三宮后妃，何不攀扯別人，單指姜后，其中豈得無說。恐不加重刑，如何肯認！望陛下詳察。」

紂王曰：「美人言之有理。」

黃貴妃在旁言曰：「蘇姐已毋得如此！皇后乃天子之元配，天下之國母，貴敵至尊，雖自三皇治世，五帝為君，縱有大過，止有貶謫，並無誅斬正宮之法。」

姐已曰：「法者乃為天下而立，天子代天宣化，亦不得以私自便，況犯法無尊親貴賤，其罪一也。陛下可傳旨：如姜后不招，剗去他一目。眼乃心之苗，他懼剗目之苦，自然招認。使文武知之，此亦法之常，無甚苛求也。」

紂王曰：「姐已之言是也。」

黃貴妃聽說欲剗姜后目，心甚著忙，只得上輦回西宮；下輦見姜后，垂淚頓足曰：「我的皇娘，姐已是你百世冤家！君前獻妒忌之言，如你不認，即剗你一目。可依我，就認了罷！歷代君王，並無將正宮加害之理，莫非貶至不遊宮便了。」

姜后泣而言曰：「賢妹言雖為我，但我生平頗知禮教，怎肯認此大逆之事，貽羞於父母，得罪於宗社。況妻刺其夫，有傷風化，敗壞綱常，令我父親作不忠不義之奸臣，豈可草率冒認。莫說剗我一目，便投之於鼎鑊，萬副千錘，這是生前作孽今生報也。」

言未了，聖旨下：「如姜后不認，即去一目！」

黃貴妃曰：「快認了罷！」

姜后大哭曰：「縱死，豈有冒認之理？」

奉御官百般逼迫，容留不得，將姜皇后剗去一目，血染衣襟，昏絕於地。

黃貴妃忙教左右宮人扶救，急切未醒。

黃貴妃見姜后遭此慘刑，淚流不止。奉御官將剗下血滴盛貯盤內，同黃貴妃上輦來回紂王。

紂王忙問曰：「那賤人可曾招成？」

黃貴妃奏曰：「姜后並無此情，嚴究不過，受剗目屈刑，怎肯失了大節？奉旨已取一目。」

黃貴妃將姜后一目血淋淋的捧將上來。紂王觀之，見姜后之睛，其心不忍；恩愛多年，自悔無及，低頭不語，甚覺傷情。回首責曰：「方纔輕信你一言，將姜后剗去一目，又不曾招成，咎將誰委？這事俱係你輕率妄動。倘百官不服，奈何，奈何！」

姐已曰：「姜后不招，百官自然有說，如何干休。況東伯侯坐鎮一國，亦要為女洗冤。此事必欲姜后招成，方免百官萬姓之口。」

紂王沉吟不語，心下煎熬，似羝羊觸藩，進退兩難，良久，問姐已曰：「為今之計，何法處之方妥？」

姐已曰：「事已到此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招成則安靜無說，不招則議論風生，竟無寧宇。為今之計，只有嚴刑酷拷，不怕他不認。今傳旨：令貴妃用銅斗一隻，內放炭火燒紅，如不肯招，炮烙姜后二手。十指連心，痛不可當，不愁他不承認！」

紂王曰：「據黃貴妃所言，姜后全無此事；今又用此慘刑，屈勘中宮，恐百官他議。剗目已錯，豈可再乎？」

姐已曰：「陛下差矣！事到如此，勢成騎虎。寧可屈勘姜后，陛下不可得罪於天下諸侯、合朝文武。」

紂王出乎無奈，只得傳旨：「如再不認，用炮烙二手，毋得情掩諱！」

黃貴妃聽得此言，魂不附體。上輦回宮，來看姜后。

可憐姜后身倒塵埃，血染衣襟，情景慘不忍見。黃貴妃放聲大哭曰：「我的賢德娘娘！你前身作何惡孽，得罪於天地，遭此橫刑！」乃扶姜后而慰曰：「賢后娘娘，你認了罷！昏君意呆心毒，聽信賤人之言，必欲致你死地。如你不再招，用銅斗炮烙你二手。如此慘惡，我何忍見。」

姜后血淚染面，大哭曰：「我生前罪深孽重，一死何辭！只是你替我作個證盟，就死瞑目！」

言未了，只見奉御官將銅斗燒紅，傳旨曰：「如姜后不認，即烙其二手！」

姜后心如鐵石，意似堅鋼，豈肯認此誣陷屈情。奉御官不由分說，將銅斗放在姜后兩手，只烙的筋斷皮焦，骨枯煙臭。十指連心，可憐昏死在地。

黃貴妃看見這等光景，免死狐悲，心如刀絞，意似油煎，痛哭一場。上輦回宮，進宮見紂王。黃貴妃含淚奏曰：「慘刑酷法，嚴審數番，並無行刺真情。只怕奸臣內外相通，做害中宮，事機有變，其禍不小。」

紂王聽言，大驚曰：「此事皆美人教朕傳旨勘問，事既如此，奈何奈何！」

姐已跪而奏曰：「陛下不必憂慮。刺客姜環現在，傳旨著威武大將軍晁田、晁雷，押解姜環進西宮，二人對面執問，難道姜后還有推托？此回必定招認。」

紂王曰：「此事甚善。」傳旨：「宣押刺客對審。」